

區內貿易及中國內地的角色

本文由經濟研究部郭天蘭、周錦華、陳劍青及李燕茹提供

亞洲區增長前景面對的一項主要因素，是內地增長放慢的幅度。貿易是內地經濟影響東亞其他經濟體系（包括香港在內）的其中一個渠道。本文研究自20世紀八十年代中以來亞洲出口的趨勢，從而了解內地增長放慢對區內的影響。

本文的結論指出，亞洲經濟體系仍高度倚賴區外需求，而中國內地對有關需求的倚賴亦有所增加。若內地有關當局能成功避免經濟硬著陸，同時增長放慢只集中於內需環節，則內地受政策調控而導致的增長放緩對區內出口的影響應有限。

I. 引言

目前亞洲區增長前景面對的一項主要風險，是內地經濟增長放慢的幅度。貿易是內地經濟影響東亞其他經濟體系的其中一個重要渠道。其他渠道可能亦會有其重要性，但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區內貿易在過去20年大為擴張，內地扮演關鍵角色。這個發展加強了區內經濟體系在供應鏈及最終產品貿易方面的相互聯繫。本文研究自20世紀八十年代中以來亞洲出口的趨勢，以及推動有關趨勢的因素，並會重點研究中國內地所扮演的角色。

這方面的分析相當重要，尤其中國內地正以政策調控令經濟放緩。預期增長放慢會集中在內需環節，主要是固定投資及房地產。隨着內地經濟重新調整，重點可能會轉移至以出口帶動增長，使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究竟此舉對亞洲經濟體系會有甚麼影響？例如亞洲區的經濟復甦會否受到妨礙？哪些經濟體系得益最大，哪些損失最多？香港是高度開放的經

濟體系，而且是內地的轉口港，其經濟又會受到甚麼影響？

本文的編排如下：第II節回顧過去20年亞洲貿易流向的走勢，並討論帶動這些趨勢的因素。第III節研究亞洲經濟體系之間加強生產分工的證據，並評估有關的分工是否與比較優勢一致。第IV節分析亞洲經濟體系在區外先進市場的相互競爭，以及亞洲對外需的倚賴。第V節作出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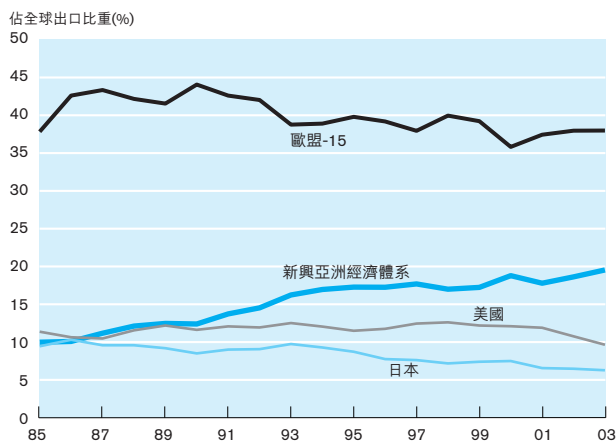
II. 亞洲貿易流向的趨勢

過去20年，亞洲在全球商品出口中所佔比重倍增，其中新興經濟體系的比重由10%增至20%，包括日本在內的比重則由20%增至26%（圖1）。¹相反，美國及歐盟-15在全球市場所佔比重保持穩定或正在下降。亞洲區在全球商品進口中所佔比重的升幅減少，不過這部分反映亞洲金融危機對區內需求增長及進口的影響（兩者在危機期間大幅減少，但其後已回復上升的趨勢）。

¹ 亞洲指日本、中國內地、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香港、新加坡、韓國及台灣），以及東盟-4（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

圖 1

主要貿易區佔全球出口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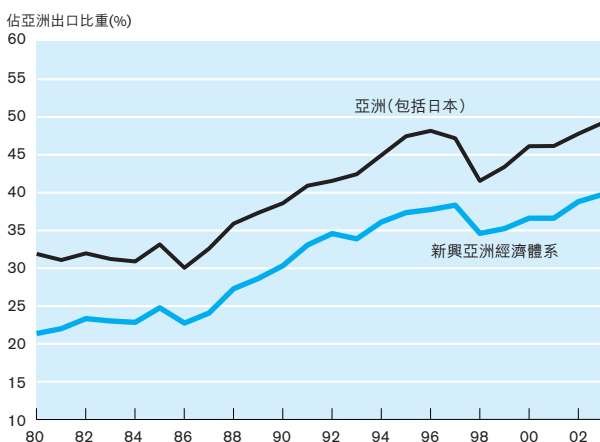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及CEIC。

同期，亞洲區內的貿易流向出現顯著變化，平均每年的增長率為14%，幾乎是全球出口增長7.5%的兩倍，亦較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15等其他貿易區的區內貿易增長速度快。² 區內貿易佔亞洲經濟體系出口的比重上升16個百分點，由33%升至49%，不包括日本在內則由26%升至40%（圖2）。亞洲金融危機中止了這種向上的趨勢，促使區內貿易流向大幅收縮，不過危機過後區內貿易流向已回升至危機前的水平（但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區在全球出口所佔比重的影響似乎不大）。

圖 2

區內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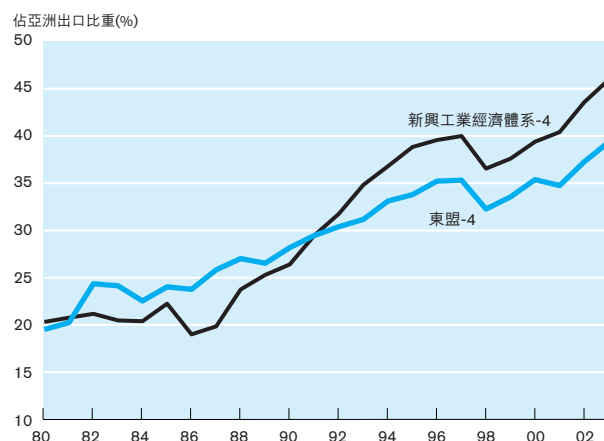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及CEIC。

1985、1995及2002年的區內貿易流向詳情載於貿易距陣(表1)。有幾個趨勢值得一提。中國內地佔亞洲的出口比重大幅增長，由1985年的6%升至2002年的12%。新興工業經濟體系的升幅尤其顯著，同期對內地出口所佔比重由1%升至10%，並以台灣(由1%升至29%)、韓國(由0%升至15%)及香港(由26%升至39%)的升幅最為顯著。新加坡的升幅比較小，由1%升至5%。相反，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³經濟體系在區內貿易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對較小(圖3)，同期對內地出口的比重僅上升4個百分點，由1%升至5%。

圖 3

區內貿易：新興經濟體系與東盟-4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及CEIC。

另一方面，內地對亞洲經濟體系的出口所佔比重由1985年的59%降至2002年的46%，其中對日本的出口所佔比重減少7個百分點，對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出口所佔比重則有較輕微的減幅。然而，我們在下文會提到，內地對區外已發展經濟體系的出口所佔比重大幅增長。這些趨勢與內地發展成為區內生產基地，自亞洲其他經濟體系進口半製成品，以便加工及出口至歐美等已發展市場的情況一致。

² 見Ng and Yeats (2003)。

³ 東盟-4在本文內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泰國。

表 1

1985、1995及2002年亞洲對主要貿易夥伴的出口所佔比重

目的地																		
1985	出口地	美國	歐盟-15	日本	中國	香港	韓國	新加坡	台灣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東盟-4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	亞洲 (包括日本)	全球
1985	美國		24	11	2	1	3	2	2	6	0	1	1	0	2	12	22	100
	歐盟-15	10	59	1	1	1	0	0	0	1	0	0	0	0	1	3	4	100
	日本				7		4	2	3	9	1	1	1	1	4	24	24	100
	中國			22		26	4	0	8	0	1	1	1	0	3	36	59	100
	香港		31	13	4		2	3	2	7	1	1	1	1	4	37	41	100
	韓國		36	12	15	0		2	1	2	1	1	1	0	3	11	26	100
	新加坡		21	11	9	1	6	1	2	3	0	16	1	4	21	31	41	100
	台灣		53	7	10	1	8	1	3	4	1	1	1	1	3	16	26	100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39	10	12	1	7	7	1	2	1	3	1	5	1	8	18	30	100
	印尼	22	6	46	0	2	2	4	9	2	14	0	0	1	2	18	65	100
	馬來西亞	13	15	25	1	1	4	6	19	2	28	0	4	2	6	36	61	100
	菲律賓	36	14	19	2	4	4	2	5	2	9	0	4	1	6	21	40	100
	泰國	20	20	13	4	4	4	2	8	2	11	1	5	1	6	26	39	100
	東盟-4	20	12	31	1	2	7	4	12	2	18	0	1	1	6	26	57	100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	29	11	17	5	7	2	4	5	1	8	1	3	1	6	26	42	100
	亞洲 (包括日本)	33	12	9	6	6	3	3	4	2	3	1	2	1	5	25	33	100
	全球	17	37	6	2	2	2	1	1	1	3	0	1	0	2	9	15	100
1995	出口地	美國	歐盟-15	日本	中國	香港	韓國	新加坡	台灣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東盟-4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	亞洲 (包括日本)	全球
1995	美國		21	11	2	2	4	3	3	10	1	2	1	1	4	19	30	100
	歐盟-15	7	62	2	1	1	1	1	1	2	0	1	0	1	2	6	8	100
	日本	28	16		5	6	7	5	7	19	2	4	2	4	12	42	42	100
	中國	17	13	19		24	4	2	2	9	1	1	1	1	4	37	56	100
	香港	22	15	6	33		2	3	3	7	1	1	1	1	4	44	50	100
	韓國	19	12	13	7	8	3	5	3	8	2	2	1	2	7	31	44	100
	新加坡	18	13	8	12	9	3	2	4	7	0	19	2	6	27	44	52	100
	台灣	25	13	12	2	14	2	4	6	6	1	3	1	3	9	41	52	100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20	13	11	7	10	2	3	2	7	1	8	1	3	14	38	49	100
	印尼	21	14	15	27	4	4	6	4	19	2	2	1	2	5	31	58	100
	馬來西亞	36	14	12	3	5	3	3	3	26	1	2	1	4	6	40	53	100
	菲律賓	21	18	16	1	5	5	3	6	3	12	1	2	1	7	25	40	100
	泰國	18	15	17	3	5	1	3	14	2	18	1	3	1	6	30	47	100
	東盟-4	20	15	17	3	5	5	3	14	3	21	1	1	2	8	34	51	100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	20	14	13	10	9	2	2	5	3	10	1	4	1	6	38	51	100
	亞洲 (包括日本)	22	14	9	8	8	4	4	5	4	13	1	4	1	10	39	48	100
	全球	15	38	6	3	3	2	2	2	2	6	1	1	1	4	17	23	100
2002	出口地	美國	歐盟-15	日本	中國	香港	韓國	新加坡	台灣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泰國	東盟-4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	亞洲 (包括日本)	全球
2002	美國		21	7	3	2	3	2	3	8	0	1	1	1	4	17	23	100
	歐盟-15	9	61	2	1	1	1	1	0	2	0	0	0	0	1	5	6	100
	日本	29	15		10	6	7	3	6	17	1	3	2	3	9	42	42	100
	中國	22	13	15	39	18	5	2	2	9	0	1	1	1	4	31	46	100
	香港	21	13	5	15	6	2	2	2	6	0	1	1	1	4	49	55	100
	韓國	20	13	9	15	6	4	3	4	7	2	2	2	1	7	35	44	100
	新加坡	15	13	7	5	9	4	3	5	9	0	17	2	5	24	48	55	100
	台灣	20	13	9	29	11	3	3	3	6	1	2	2	2	7	54	63	100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19	13	9	16	9	2	2	3	7	1	7	2	2	12	45	53	100
	印尼	13	14	21	5	6	7	9	4	20	2	4	1	1	7	34	56	100
	馬來西亞	20	12	11	6	6	3	17	4	24	2	5	1	4	8	43	54	100
	菲律賓	25	18	15	5	7	4	8	7	18	1	4	2	3	8	37	52	100
	泰國	20	15	15	5	5	2	2	8	3	13	2	4	2	8	32	46	100
	東盟-4	19	14	15	5	5	4	4	12	4	19	1	3	2	8	37	52	100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	20	14	11	13	9	3	3	4	3	10	1	3	1	8	40	51	100
	亞洲 (包括日本)	22	14	8	12	8	4	4	4	4	12	1	3	1	8	41	49	100
	全球	18	36	5	4	3	2	2	2	2	6	1	1	1	3	16	21	100

資料來源：數字是根據基金組織的《貿易流向統計》所載數據編製，但台灣除外（詳見附件3：數據備註）。

流向日本及自日本流出的區內貿易，與區內對中國內地的貿易情況相反。日本對新興亞洲的出口所佔比重由24%大幅升至42%，其中以對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及東盟-4的增幅最大。相反，新興亞洲經濟體系對日本的出口所佔比重則由17%大幅減少至11%，其中佔東盟-4經濟體系的出口比重減幅最大，由31%減少至15%，佔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⁴的出口比重減幅則較小，由12%減少至9%。有關減幅主要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之間出現，主要反映日本資產泡沫爆破，令當地的需求與進口增長大為減慢。

推動區內貿易增長的因素

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相互間蓬勃的貿易主要有多項因素支持，包括運輸成本較低、需求相若以及在生產方面享有經濟規模。⁵香港與新加坡憑藉其地利，成為區內對外貿易的「中介人」，建立在這方面的專門知識與設施。在2003年，轉口到其他目的地的進口貨品佔整體貿易額的比重很高（香港為93%，新加坡為45%），而該等進口貨品甚少或沒有經過任何加工。鑑於區內經濟體系趨向相互貿易，區內貿易在過去20年急速增長，這是由多項因素造成的。

第一，大部分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政府都實行以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並輔以穩定匯率的宏觀經濟策略，及以微觀經濟措施支持特定行業。最重要的是，它們都避免實施進口限制，尤其是用作生產的資本及半製成品，這有助區內經濟體系之間的分工。同時，全球致力消除貿易壁壘的行動亦有助出口增長。

第二，過去20年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增長幅度高於全球平均增幅，令進口需求上升。在1985至2002年間，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平均每年增長率為7.8%，全球經濟每年的平均增長率則為3.4%。Zebregs (2004) 指出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出口增長高於全球其他地區，可能是因為(i)其出口市場增長相對較快（市場分布效應），(ii)對其出口的商品的需求增長相對較快（商品效應），及(iii)反映科技、生產要素具備情況以及貿易政策變化等的其他因素（競爭效應）。他發現「市場分布效應」是解釋自20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出口，相對全球出口增長強勁的主要因素，而商品及競爭效應的影響則較小。⁶

第三，許多研究報告都指出全球，特別是亞洲，正在加強生產分工。⁷生產分工是指不同的生產工序在不同經濟體系下進行，其中勞動密集型的工序，例如裝配工序，會在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中進行。按 Ng and Yeats (2003)所作的定義：

「生產分工涉及國際間(經常)在勞動密集型的縱向製造工序中作出分工。」

生產分工讓每個經濟體系可根據其生產要素具備情況、科技發展程度以及其勞動人口的教育及技術水平等來專注發展有比較優勢的項目，從而減低生產成本。近幾十年運輸費用下降，資訊及通訊科技在20世紀九十年代間的革新，以及其廣泛應用，都有助減低管理遍佈不同經濟體系的生產工序的成本。

⁴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在本文內指韓國、新加坡及台灣，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則包括香港。

⁵ 見Deardorff (1984) 有關決定貿易流向因素的文獻調查。

⁶ 不過Zebregs指出「商品效應」的影響較小，可能是因為在未能作出詳細產品分類的情況下進行分析。

⁷ 見 Ng and Yeats (2003) 及 Zebregs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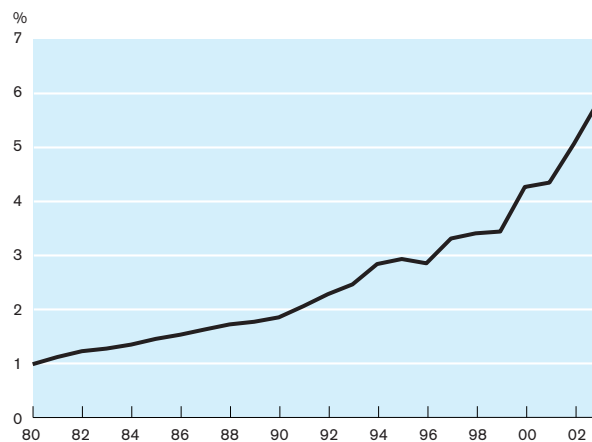
推動區內貿易的第四項重要因素，是中國內地自1978年以來推行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至今已發展為全球的貿易大國。附件1列載內地在出口環節的主要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八十年代間逐步消除強制出口規劃及外匯收益留成限制、1994年1月匯率併軌令官方匯率貶值50%，人民幣實際貶值約7%，以及較近期在2001年12月中國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

有證據顯示這些改革增強了市場出口的動力。Cerra and Saxena (2002)研究中國在1986至2001年間的出口表現，以估計各種主要出口產品的價格彈性。在一個由市場帶動的經濟體系裏，出口貨品的供應應與該等貨品在海外市場的售價有正面關係。然而，作者發覺在1985至2001年的樣本期間，出口貨品的價格彈性卻不合理地呈現負數值。對於在1994至2001年間，即樣本期的後半部分，價格彈性由負數值轉為正數值，對此他們認為是由於成功改革出口環節，從而提高市場動力，以及供應商對價格訊息作出積極回應的證據。對於中國作為世貿的成員，Ianchovichina and Martin (2001)估計這會令製成品的關稅由1995年的接近25%減少至2005年約7%，其中減幅最大的是紡織品及服裝、汽車、電子產品及石油化工的產品。預期中國在2005年於全球出口所佔比重會升至6.8%，高於中國未加入世貿時的4.8%。

中國內地的角色

市場動力得到提升，令內地出口在全球市場所佔比重由九十年代中的3%，上升至2003年的6%（圖4）。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在擴張區內出口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1985至2002年間的區內貿易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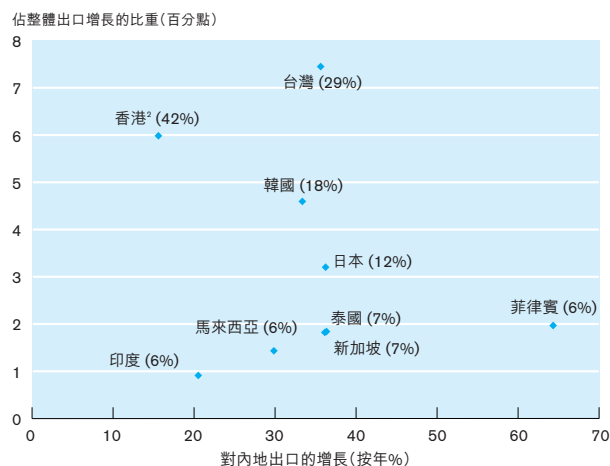
圖 4
內地在全球出口中所佔比重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

中，區內其他經濟體系對內地的出口所佔比重超過四分之一(27%)。大部分亞洲經濟體系在2002至03年間對內地的出口都錄得快速增長，其中以新興工業經濟體系、日本、泰國及菲律賓的增長最為顯著（圖5）。以台灣、香港⁸、韓國及日本來說，對內地的出口成為帶動整體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反映出口至內地佔相當高的比重。至於其他經濟體系，出口至內地所佔比重仍然處於較低水平。

圖 5
對內地的出口增長及佔總出口增長的比重¹
(2002至03年平均數)



註：1. 括號內數字顯示對內地出口佔整體出口的比重。

2. 見內文附註8。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及CEIC。

⁸ 香港的出口數據包括轉口，其佔2003年出口總額超過90%。如果只包括本地出口及來自轉口的增值利潤，於2002至03年對內地的出口增長及其佔出口總額增長的比重分別為1.6%及0.4個百分點。

雖然在2002至04年間亞洲對內地出口的增長率處於高位，但這並不是前所未見的情況。在1994至95年內地經濟蓬勃增長期間，亞洲經濟體系對內地的出口亦急速增長(表2)。分別在於這個周期中亞洲經濟體系對內地的出口佔整體的比重較高，因此其於整體出口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的比重亦特別顯著。例如在2001至03年間，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對內地的出口在整體出口增長中佔3.5個百分點，超過整體出口增長的2.9%，亦遠高於九十年代前期所佔的比重(為七分之一)。同樣，日本及香港對內地的出口所佔比重亦高於2001至03年間整體出口的增幅。即使是東盟經濟體系，雖然它們對內地的出口佔整體出口僅為5%，但其在2001至03年間的整體出口增長中所佔比重接近一半，相對於較早期其在整體出口增長中所佔比重是微不足道的。

III. 亞洲的生產分工

在討論亞洲經濟體系正加強生產分工的實證之前，可先行概括分析一下主導區內貿易增長的主要商品。製成品貿易自八十年代中以來一直是帶動區內貿易增長的主要因素，升幅接近9倍，而亞洲對全球其他地區的製成品出口的升幅則為4倍(表3)。在亞洲經濟體系的整體出口中，製成品所佔比重由八十年代中的60%，上升至目前的86%。其中「運輸及機器設備」的貿易增長最快，在區內出口中所佔比重由26%倍增至50%。電子產品的增長亦相當快。「電子微電路」在區內出口中所佔比重，於八十年代中至2001年間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至12%，辦公室機器設備零件所佔比重由1%升至6%，電訊設備所佔比重由1%升至3%。⁹ 日本是運輸及機器設備的最大出口國，

表 2

亞洲對中國內地的出口增長及所佔比重

		按價值計的 出口增長	按價值計 對內地的 出口增長	對內地的 出口佔出口 增長的比重	備註： 對內地的出口 佔國內生產總值 增長的比重
		(%)	(%)	(百分點)	(百分點)
1986-1990	日本	10.3	-12.3	-0.6	-0.1
	香港 ¹	22.5	23.0	5.3	5.1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17.7	38.4	0.5	0.2
	東盟-4	14.1	25.9	0.5	0.1
1991-1995	日本	9.0	29.8	0.9	0.1
	香港 ¹	16.0	23.3	6.6	7.5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14.4	53.0	2.0	0.8
	東盟-4	17.6	25.6	0.6	0.2
1996-2000	日本	1.9	7.5	0.4	0.0
	香港 ¹	3.5	4.4	1.5	1.7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5.4	13.8	1.2	0.6
	東盟-4	6.9	11.9	0.3	0.2
2001-2003	日本	0.2	24.9	2.2	0.2
	香港 ¹	3.7	10.6	4.1	5.0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	2.9	25.3	3.5	1.7
	東盟-4	2.3	25.7	1.2	0.6

註： 1. 香港的出口數據包括轉口，其佔2003年出口總額超過90%。如果只包括本地出口及來自轉口的增值利潤，於2001至03年間，香港出口增長及其對內地的出口佔整體出口增長中的比重分別為-4.5%及零。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及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

⁹ 見 Ng and Yeats (2003) 表 12.1。

表 3

亞洲的零件及部件及其他主要產品組別的全球及區內貿易

年份	所有項目	食品及 飼料	農業用 材料	礦物 燃料	礦石及 金屬	所有 製成品	其中：			其中：
							化學品	運輸及 機器設備	其他 製成品	零件 及部件
對亞洲的出口貨值（百萬美元）										
1984	110,992	8,888	5,655	25,081	3,201	66,391	6,516	28,595	31,280	8,457
1988	197,831	15,920	9,383	17,207	6,832	146,253	14,513	64,616	67,124	23,940
1992	332,906	21,883	8,968	27,540	7,603	263,444	22,944	120,991	119,509	42,258
1996	557,338	30,899	11,889	35,521	13,174	459,287	41,057	248,477	169,753	82,487
2001	711,284	26,353	12,701	41,515	14,573	614,444	60,405	352,196	201,843	123,715
對全球的出口貨值（百萬美元）										
1984	347,247	20,916	10,442	34,480	5,485	268,948	12,853	138,958	117,138	32,983
1988	563,168	30,172	15,694	21,505	9,275	476,607	25,570	253,374	197,662	73,106
1992	792,063	39,063	14,310	34,213	10,010	684,126	39,071	372,509	272,546	108,885
1996	1,157,622	51,710	19,170	43,275	17,313	1,010,745	67,289	591,553	351,880	178,547
2001	1,374,300	43,664	30,762	53,825	22,744	1,290,354	96,532	731,494	462,329	270,330
對亞洲的出口的按年增長率 (%)										
1996-2001	5.0	-3.1	1.3	3.2	2.0	6.0	8.0	7.2	3.5	8.4
1992-2001	8.8	2.1	3.9	4.7	7.5	9.9	11.4	12.6	6.0	12.7
1988-2001	10.3	4.0	2.4	7.0	6.0	11.7	11.6	13.9	8.8	13.5
1984-2001	11.5	6.6	4.9	3.0	9.3	14.0	14.0	15.9	11.6	17.1
對全球出口的按年增長率 (%)										
1996-2001	3.5	-3.3	9.9	4.5	5.6	5.0	7.5	4.3	5.6	8.6
1992-2001	6.3	1.2	8.9	5.2	9.5	7.3	10.6	7.8	6.0	10.6
1988-2001	7.1	2.9	5.3	7.3	7.1	8.0	10.8	8.5	6.8	10.6
1984-2001	8.4	4.4	6.6	2.7	8.7	9.7	12.6	10.3	8.4	13.2
各產品組別在亞洲區內貿易出口中所佔比重 (%)										
1984	100.0	8.0	5.1	22.6	2.9	59.8	5.9	25.8	28.2	7.6
1988	100.0	8.0	4.7	8.7	3.5	73.9	7.3	32.7	33.9	12.1
1992	100.0	6.6	2.7	8.3	2.3	79.1	6.9	36.3	35.9	12.7
1996	100.0	5.5	2.1	6.4	2.4	82.4	7.4	44.6	30.5	14.8
2001	100.0	3.7	1.8	5.8	2.0	86.4	8.5	49.5	28.4	17.4

資料來源：Ng and Yeats (1999)，並按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的2001年數據更新資料。

有關出口貨值佔區內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內地則為最大的進口國，有關進口貨值佔區內進口的五分之一。

半製成品貿易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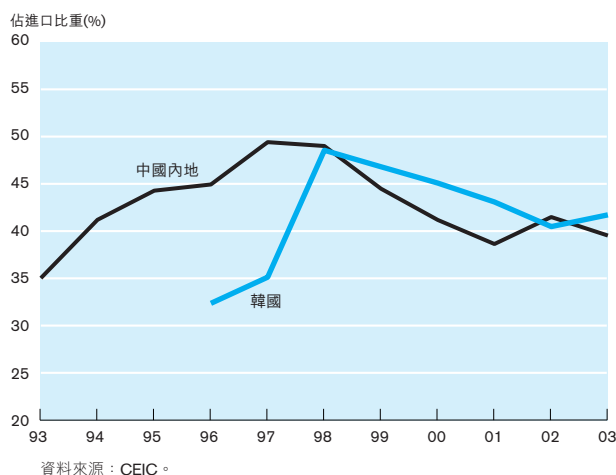
若生產分工是帶動亞洲區內貿易的主要因素，那麼區內經濟體系之間的半製成品貿易的增長應會高於製成品方面的增長。有關內地、香港及韓國的半製成品貿易的數據，由於編製數據的方式並不一致，因此難以作直接比較。

根據中國海關的數據，內地用作加工的半製成品進口佔整體進口的比重在九十年代間大幅上升，由35%升至1997年的50%（圖6）。有關比重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下降，目前約為40%。¹⁰ 此外，繼1999年內地在電子及資訊科技環節的外商直接投資急增後，其對電子及資訊科技貨品的進口大幅增長，2002年的增幅為50%，進一步證明半製成品進口日益重要。儘管有關的進口貨品中包括一些最終消費品，但佔最大比重的主要是生產用物資及部件。根據Goldman Sachs的計算，與歐美地區的出口相比，亞洲經濟體系出口至內地的電子產品與內地的本地電子產品出

¹⁰ 中國商業部數據顯示，半製成品佔2004年首5個月進口的73%。數字上出現差異，可能是因為只有一部分半製成品是用作加工及出口，而其餘則用作滿足本地需求，例如是替換用的零件。

圖 6

中國內地與韓國的加工用進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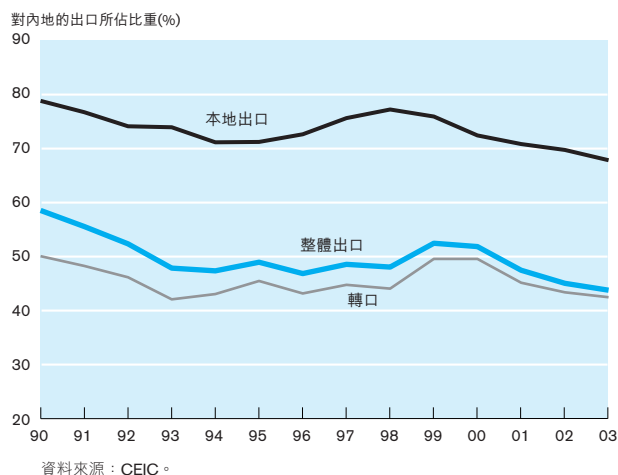


口之間有較強的相互關係。¹¹ 其中一個原因是電子部件的訂單主要是輸往亞洲，而並非經合組織成員國，這或許反映亞洲經濟體系是外判及裝配服務的供應商，並提供大部分所需資金。

有關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貿易，現有數據主要記錄有關「外發加工」的貨值。「外發加工」是指由香港或經香港出口至內地的加工用原材料或半製成品，並有合約安排訂明加工後的貨品再輸往香港。香港的出口貨值中超過九成屬轉口，即用作再出口的進口貨品，而這些貨品在本港並沒有經過增值處理。¹² 由於香港是亞洲輸出貨品至內地的轉口港，因此輸往內地用作外發加工的轉口所佔比重，能反映半製成品貿易對整個地區的重要性。在過去10至15年間，香港與內地在轉口貿易中約有一半涉及外發加工業務，這是相當大的比重（圖7）。至於香港本地出口到內地用作外發加工所佔的比重則更高，約達70%至80%。這反映香港的製造基地遷移至華南一帶（如廣東省），以及兩地繼續維持重要的供應鏈關係。按主要商品組別分析，機器及電

圖 7

香港涉及外發加工的出口



器設備佔有重要地位，佔涉及外發加工的整體出口（本地出口加轉口）的三分之一。

至於韓國，供出口用的進口貨值所佔比重約為40%至45%（圖6），與內地及香港的比重相若。至於亞洲其他經濟體系，要估計用作加工及裝配的半製成品所佔比重，便要對進口貨品的最終用途作出一些假設。粗略估計顯示有關比重約為50%¹³，與現有關於內地、香港及韓國的數據分析所顯示的比重大致相同。

零件及部件貿易

零件及部件產品貿易是半製成品貿易中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方面的數據比較完整，並可以從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中取得。Ng and Yeats (1999, 2003) 對這些數據作出了詳盡分析，我們在下文所作的分析主要參考其著作。區內的製成品貿易中約有五分之一屬於零件及部件。在1984至2001年間，零件及

¹¹ 見Goldman Sachs (2003)。

¹² 轉口貨品是指輸出曾經自外地輸入本港的貨品，而這些貨品並沒有在本港經過任何製造工序，以致永久改變其形狀、性質、式樣或用途。

¹³ 見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03)第64頁。這些關於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估計數字，即使包括日本在內，亦不大可能令所佔比重下降，原因是日本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加工用零件及部件出口國家。

部件貿易增長迅速，平均每年增長率為17%，佔期內區內貿易增長的五分之一（表3）。

日本約佔整體區內零件及部件出口的三分之一，除了兩個區內經濟體系外，日本是區內其他經濟體系最重要的零件及部件產品供應商（表4）。但這不包括香港及新加坡，它們分別從中國內地及馬來西亞進口大部分的零件及部件。Ng and Yeats (1999) 顯示部件貿易主要集中在幾類產品，在60項依據聯合國標準國際貿易分類的部件中，其中4類產品已幾乎佔去區內部件貿易的85%，而這類部件在亞洲各經濟體系間的貿易比重變化不大。其中辦公室機器設備及電訊設備約佔三分之二。

明顯比較優勢

原則上亞洲經濟體系之間加強生產分工，能讓它們從專門化及貿易之中得益。一個重要問題是，半製成品貿易的發展方向是否與比較優勢一致，或者受其他因素主導。

Heckscher-Ohlin-Samuelson的國際貿易理論指出，經濟體系傾向輸出其集中使用及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貨品。基本上，勞工（資本）充裕的經濟體系會出口勞工（資本）密集的貨品，因為這類貨品的生產要素價格最低，讓出口這類貨品的經濟體系享有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應用在生產分工方面，有

表 4

亞洲經濟體系之間的區內零件及部件貿易額及逆差

進口的經濟體系 \ 出口的經濟體系	內地	香港	印尼	韓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台灣	泰國	日本	總額
零件及部件出口貨值(百萬美元)											
內地	0	1,542	313	2,442	1,267	342	759	3,279	952	8,292	19,188
香港	13,556	0	97	2,038	2,070	494	1,980	2,928	513	6,119	29,795
印尼	109	13	0	114	40	10	219	64	82	1,558	2,209
韓國	1,695	230	64	0	330	183	287	754	162	4,317	8,022
馬來西亞	1,394	745	500	748	0	416	1,697	1,102	687	3,610	10,899
菲律賓	170	502	26	788	259	0	804	523	256	3,683	7,011
新加坡	1,989	808	1,426	838	4,611	390	0	1,118	1,623	3,890	16,693
台灣	1,308	237	42	719	303	202	529	0	97	3,502	6,939
泰國	1,030	153	139	486	729	625	490	363	0	3,714	7,729
日本	5,587	238	500	1,728	1,086	1,229	766	2,866	1,230	0	15,230
全部合計	26,838	4,468	3,107	9,901	10,695	3,891	7,531	12,997	5,602	38,685	123,715
佔貿易夥伴整體進口貨值的比重(%)											
內地	0.0	8.0	1.6	12.7	6.6	1.8	4.0	17.1	5.0	43.2	100
香港	45.5	0.0	0.3	6.8	6.9	1.7	6.6	9.8	1.7	20.5	100
印尼	4.9	0.6	0.0	5.2	1.8	0.5	9.9	2.9	3.7	70.5	100
韓國	21.1	2.9	0.8	0.0	4.1	2.3	3.6	9.4	2.0	53.8	100
馬來西亞	12.8	6.8	4.6	6.9	0.0	3.8	15.6	10.1	6.3	33.1	100
菲律賓	2.4	7.2	0.4	11.2	3.7	0.0	11.5	7.5	3.7	52.5	100
新加坡	11.9	4.8	8.5	5.0	27.6	2.3	0.0	6.7	9.8	23.4	100
台灣	18.9	3.4	0.6	10.4	4.4	2.9	7.6	0.0	1.4	50.5	100
泰國	13.3	2.0	1.8	6.3	9.4	8.1	6.3	4.7	0.0	48.0	100
日本	36.7	1.6	3.3	11.3	7.1	8.1	5.0	18.8	8.1	0.0	100
出口經濟體系的逆差											
貨值 (百萬美元)	7,650	-25,327	898	1,879	-204	-3,120	-7,736	6,058	-2,127	23,455	—
出口貨值 所佔比重(%)	28.5	-566.8	28.9	19.0	-1.9	-80.2	-102.7	46.6	-38.0	60.6	—

資料來源：Ng & Yeats (2003) 所作估計。

關理論預測如裝配等勞工密集的製造工序，會由富裕經濟體系轉移至工資成本相對較低的貧困經濟體系中進行。就這個理論進行實證測試時遇到的其中一個問題是，我們無法觀察生產要素的具備情況。這個問題促使研究人員發展「明顯」比較優勢（“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的評估方法，從而識別各經濟體系的生產要素具備情況，以確定某經濟體系在專注生產某類產品時會較有利（Balassa, 1965）。具體而言，若某個經濟體系（i）的某項產品（j）在出口貨值佔其整體出口貨值的比重超過該項產品（j）在全球出口貨值所佔的比重，便可以說該經濟體系 i 在生產產品 j 方面具有明顯比較優勢：

$$RCA_{ij} = \left(\frac{x_{ij} / \sum_j x_{ij}}{\sum_i x_{ij} / \sum_i \sum_j x_{ij}} \right)$$

其中 x_{ij} 及 $\sum_j x_{ij}$ 分別為經濟體系 i 及全球輸出產品 j 的出口貨值，而 $\sum_i x_{ij}$ 及 $\sum_i \sum_j x_{ij}$ 則分別為經濟體系 i 及全球的整體出口貨值。

Ng and Yeats (1999, 2003) 將這個概念應用在零件及部件的出口數據上，以找出在裝配工序方面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經濟體系。基本構思是，進口的零件及部件一般來說並不具有最終用途，而是用於裝配製成品。因此，若與全球其他地區比較，某個經濟體系傾向進口這類貨品，我們便可推論這個經濟體系在加工及裝配業務方面具有明顯比較優勢。

根據這個理論，相對於全球其他地方，中國內地及東盟等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會傾向進口較多零件部件，而與日本等工資較高的經濟體系比較，則會傾向出口較少同類產品。圖8及9的x及y軸分別顯示中國內地相對日本，以及新興工業經濟體系相對東盟-4對不同類別的零件及部件進口及出口的明顯比較優勢評估。假如這個理論是正確的話，就工資較低的

圖 8
中國內地與日本在明顯比較優勢方面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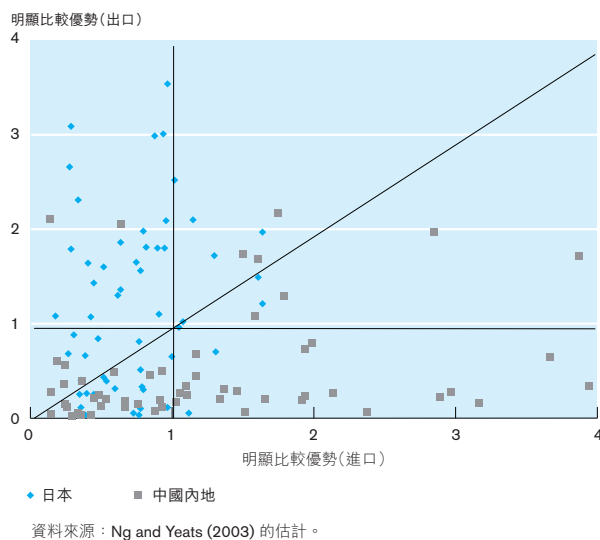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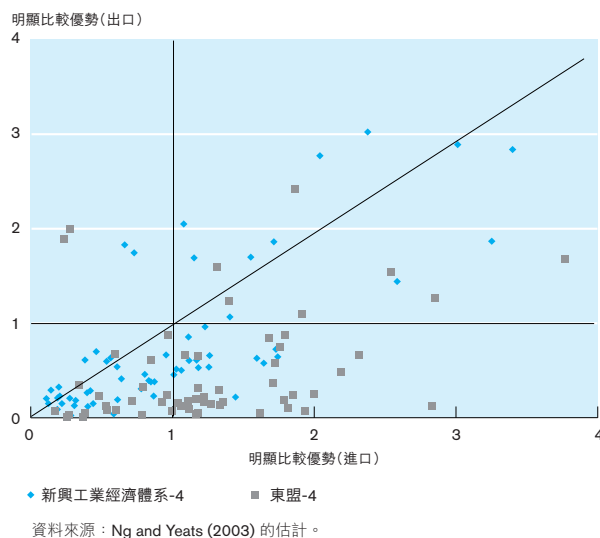


圖 9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與東盟-4
在明顯比較優勢方面的比較



經濟體系而言，觀察結果會集中在45度線的右邊，顯示傾向進口較多部件，與工資較高的經濟體系的情況相反。

與預期一樣，在有關的60項零件及部件組別中，中國內地與東盟-4對進口及加工上述一半以上的零件及部件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印尼的數字更高，達三分之二）。這項結果高於中國內地與東盟-4在生產與出

口相同項目的有關估計(為五分之一)。有關結果與日本相反，在上述產品中，超過一半的部件在生產及出口方面都有明顯比較優勢，是其在進口及加工同類項目方面的相關估計的4倍。

至於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的結果則比較參差(圖9)，觀察結果大多圍繞在45度線附近，尤其是香港及新加坡，反映兩者同樣傾向進口及出口較多零件及部件。這些結果可能受到香港及新加坡作為區內貿易中心的特殊角色，以及其貿易額中轉口所佔比重偏高的影響。然而，正如Ng and Yeats (2003)提到，轉口在上述經濟體系的重要性無法解釋其零件及部件的方面的龐大貿易逆差。這與工資較高的經濟體系應為零件及部件的淨出口地的概念相反。其中一個解釋是，自亞洲金融危機後，這些經濟體系採取措施，透過鼓勵生產高科技產品，從而提升其出口商品的種類。要實行這個策略，需要增加進口以電訊及辦公室機器設備為主的零件及部件。至於香港，亦要借助中國在發展高科技地區的產量。這些組別的零件及部件佔2001年香港從中國進口的零件及部件貨值的75%。¹⁴ 若中國內地與香港在這方面的貿易額不計算在內，中國(包括香港)於2001年的零件及部件在區內貿易中錄得貿易逆差，與理論相符。

IV. 在先進市場的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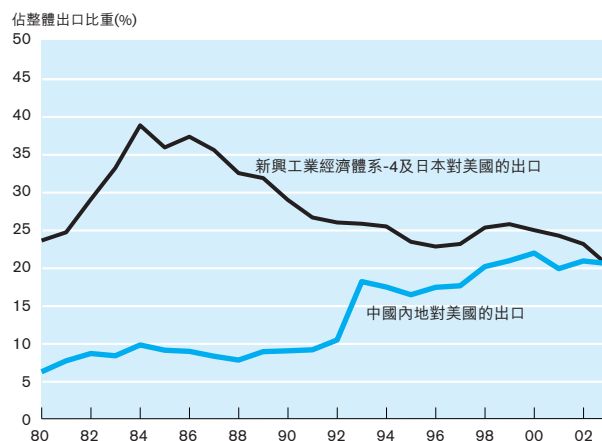
上述結果對亞洲經濟體系在區外市場，特別是在歐美市場的競爭有甚麼啟示？有關過去20年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系所面對來自東盟及中國內地等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的競爭壓力，已有不少著作予以論述。這情況從這些經濟體系對美國的出口所佔比重的轉變可見一斑，而對大部分上述經濟體系來說，美國

仍然是其單一最重要的出口市場(香港與台灣除外，對它們來說，中國內地的重要性已超越美國)。

在1985至2002年間，亞洲經濟體系對美國的出口貨值佔整體出口貨值的比重由33%降至22%，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比重亦由29%降至20%(表1)。錄得最大跌幅的是新興工業經濟體系-3，期內它們對美國的整體出口比重大幅減少20個百分點，由39%降至19%。相反，中國內地對美國的出口比重大幅上升13個百分點，由9%升至22%(圖10)。中國內地對歐盟-15的出口比重亦由9%升至15%，但亞洲其他經濟體系對歐盟-15的出口比重有否因此而受到影響則不能確定，因為期內有關的比重相當穩定。

圖 10

亞洲對美國的出口比重：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日本與中國內地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及CEIC。

按行業來分析競爭力轉變的研究顯示，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在多種產品及環節上均失去在商品貿易方面的競爭力。¹⁵ Bender and Li (2002)證明在1981至1997年間，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在這方面的競爭力有系統地轉移至東盟-4(及拉丁美洲)經濟體系。新興工

¹⁴ 同樣，一直以來日本與德國一均為工資較高的經濟體系一被公認為利用美國部件的製成品的主要供應商，顯示美國在出口高科技部件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¹⁵ 見Ahearne et al. (2003)及Bender and Li (2002)。

業經濟體系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項目大為減少，東盟-4則有所增加。一般而言，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失去競爭力的環節均變為東盟-4競爭力增強的環節。作者總結「儘管東亞在20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間出口貨值增長強勁，與東盟-4及拉丁美洲主要經濟體系比較，東亞地區的出口模式正失去其比較優勢」。¹⁶

正如以上所引述的內容提及，雖然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在傳統市場的競爭力減弱，但其出口仍然迅速增長。這與新興工業經濟體系成功改變出口策略的觀點一致；面對非技術製造工序的競爭壓力加劇，這些經濟體系轉為集中對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出口高增值的部件，以便加工及裝配。正如較早前提到，新興工業經濟體系的出口是推動區內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的角色：競爭或互補？

亞洲經濟體系之間加強生產分工，而中國作為主要貿易夥伴，應對區內經濟體系有利，而並不構成競爭上的威脅。Ahearne et al. (2003) 就這個課題進行較仔細的研究，分析內地出口增長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系出口增長之間的相互關係。¹⁷ 作者運用整合化的一般迴歸法(pooled GLS)，以全球的國內生產總值、本身的有效匯率及中國的出口貨值，來對個別經濟體系的出口增長進行迴歸分析。所有變數均為實質按年變動數值：

$$Export_{it} = \alpha_0 + \beta_1 ForeignDemand_{it} + \beta_2 ER_{it} + \beta_3 ChinaExports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Exports_{it}$ = 經濟體系i在期限t內的出口增長

$ForeignDemand_{it}$ = 在期限t內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但不包括經濟體系i

ER_{it} = 經濟體系i在期限t內的實質有效匯率

$ChinaExports_{it}$ = 中國內地的出口貨值

ε_{it} = 經濟體系i在期限t內的出口估計誤差

作者發現撇除全球收入增長及競爭力(雖然這與出口的關係並不顯著)的影響後，中國出口增長的參數呈正數值，對此他們視為內地與其他新興亞洲經濟體系的出口具有互補關係的證據。他們的結果列於附件2的首欄。我們仿照他們的研究，利用1983至2003年之間以年計的數據進行研究，有關數據包括日本及用以評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虛擬變數，但並不包括在上一期的應變數。我們的研究結果見附件2內的方程式2。我們亦測試隨機效應是否存在，結果與固定效應分析所得類同(方程式3)。最後，我們以近似無相關的迴歸分析(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作估計，以計及在各樣本中可能存在不等的誤差變值(heteroskedasticity)，以及在迴歸分析中沒有考慮不同亞洲經濟體系的出口增長所受的共同影響及其存在的相互關係(方程式4)。此舉得出的迴歸分析結果可能會比標準的一般化迴歸法(GLS)更有效。由於研究結果相若，這表示在不同的迴歸分析下，都顯示中國內地與區內出口之間存在穩固的互補關係。¹⁸

¹⁶ 這項分析利用 UNIDO (1999) 資料庫進行，作者總計以 SITC 3- 位數劃分的31個製造業環節。由於資料庫並不包括台灣，因此新興工業經濟體系的數據只包括香港、新加坡及韓國。

¹⁷ 見 Ahearne et al.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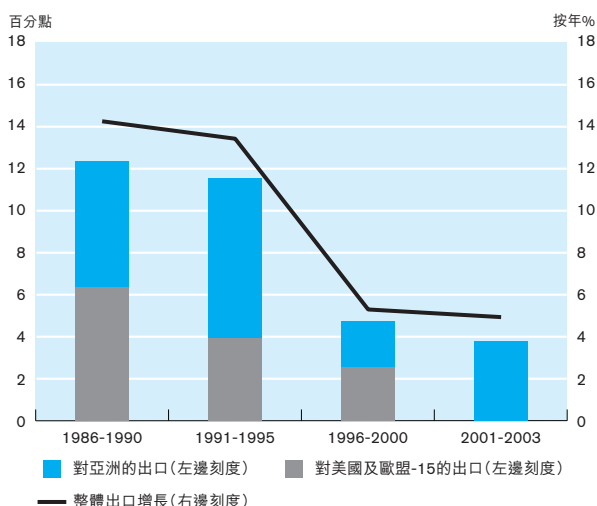
¹⁸ 假如我們把樣本期縮短至1998至2003年—正值中國內地撤銷對國內機構的外匯收益的留成比率，內地出口對香港及台灣的出口均有顯著影響。

亞洲對海外市場的倚賴

區內貿易增加是否意味亞洲對區外已發展市場的最終需求的倚賴減少？對大部分亞洲經濟體系來說，雖然它們對中國內地的出口大幅增長，但美國仍然是其最大的出口市場。不過香港及台灣例外，它們對內地的出口超越了對美國的出口。然而，在過去20年，亞洲對歐美的出口貨值佔出口增長的比重出現了重要的轉變。亞洲對區外已發展市場的出口佔整體出口增長的比重下降，而區內出口貿易所佔比重則增加(圖11)。其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所佔比重亦存在類似情況。

圖 11

按目的地劃分其在亞洲出口增長中所佔的比重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及CEIC。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及東盟-4都出現這種情況。在2001至2003年間，它們對美國及歐洲的出口在整體出口增長中所佔比重為零或負數，而1986至2000年間的平均比重則約為五分之一(表5)。這表示區內出口貿易在整體出口增長中所佔比重上升。在2001至2003年間，區內出口貨值佔出口增長的比重高於整體出口貨值的增長，這方面日本的比重是2.4個百分點，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的比重為3.2個百分點，東盟-4為4.3個百分點。正如表2所示，對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及日本來說，區內出口所佔比重上升，主要來自對中國內地的出口增長。

中國內地方面，我們觀察到相反的情況。內地對歐美的出口在整體出口增長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對區內的出口所佔比重則減少。在2001至2003年間，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系的出口相對對歐美的出口所佔比重大約相等，在整體出口增長的18.2%中，上述地區所佔的比重均約為當中的五分之二。相比1986至2000年間，對區內的出口在整體出口增長中所佔比重平均為二分之一，高於對歐美市場所佔五分之一的比重。因此，中國內地對區外已發展市場的需求的倚賴有所增加。

我們亦就區內出口在這些經濟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所佔比重作出估計，但基於下述兩個原因，在闡釋估計結果時要格外謹慎。首先，區內出口只以貨值計，並且以整體出口計——以淨出口計的所佔比重會很低。第二，區內的出口並不以增值法計算。這對於內地相當重要，因為進口作加工、裝配及再出口的貨品的增值程度可能會相當低。

儘管如此，我們的結果有幾點值得留意。在2001至2003年間，區內出口貿易佔中國內地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的比重高於前期，不過其佔出口增長的比重則相對減少。其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的比重約為五分之一(即9.3%中的1.7個百分點)，而在1986至2000年間的比重平均為六分之一。這反映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正在上升。日本方面，雖然在過去5年對亞洲其他經濟體系，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出口迅速增長，但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所佔的比重則較低。相反，區內出口是帶動新興工業經濟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主要因素，在2001至2003年間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0%中的1.9個百分點，反映它們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系，特別是中國內地的出口快速增長，以及有關出口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佔很大比重。最後，對東盟經濟體系來說，同期區內貿易在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所佔比重約為四分之一。

表 5

按目的地劃分在亞洲出口增長中所佔比重

		國內生產 出口貨值 總值增長 按價值計		對亞洲其他 經濟體系 中所佔比重 的出口 貨值增長		在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中 所佔比重		對美國 的出口 貨值增長 所佔比重		在國內生產 總值增長中 所佔比重		對歐盟-15 的出口 貨值增長 所佔比重		在國內 生產總值 增長中 所佔比重	
		(%)	(%)	(%)	(百分點)	(百分點)	(%)	(百分點)	(百分點)	(%)	(百分點)	(%)	(百分點)	(%)	(百分點)
1986-1990	中國內地	18.2	5.7	20.9	12.1	1.4	18.0	1.4	0.2	23.9	2.2	0.2			
	日本	10.3	18.3	15.0	3.7	0.4	6.8	2.5	0.3	21.3	3.3	0.4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	19.0	20.4	23.7	7.4	4.2	12.2	4.5	2.6	28.8	3.6	2.0			
	東盟-4	14.1	8.6	13.3	6.8	1.9	13.6	2.7	0.7	21.2	3.2	0.9			
1991-1995	中國內地	19.2	13.5	17.1	9.5	1.7	38.9	4.4	0.8	25.9	2.8	0.5			
	日本	9.0	11.8	17.0	5.8	0.5	6.1	1.8	0.2	4.0	0.7	0.1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	14.9	14.0	20.5	8.4	4.4	9.0	2.1	1.1	12.4	1.8	1.0			
	東盟-4	17.6	13.8	17.0	8.7	2.9	17.9	3.5	1.2	15.1	2.4	0.8			
1996-2000	中國內地	13.7	9.1	10.3	5.0	0.9	20.8	4.1	0.8	16.8	2.4	0.5			
	日本	1.9	-1.8	2.0	0.3	0.0	3.6	1.1	0.1	2.4	0.4	0.0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	4.4	2.1	5.3	2.3	1.4	5.9	1.3	0.8	5.7	0.8	0.5			
	東盟-4	6.9	-0.7	7.6	3.6	2.0	7.7	1.6	0.7	6.7	1.0	0.5			
2001-2003	中國內地	18.2	9.3	15.1	7.0	1.7	16.4	3.4	0.8	22.5	3.4	0.8			
	日本	0.2	-2.7	5.7	2.4	0.2	-6.6	-2.0	-0.2	-1.8	-0.4	0.0			
	新興工業經濟體系-4	3.1	2.0	6.5	3.2	1.9	-4.7	-1.0	-0.7	-0.3	-0.1	-0.1			
	東盟-4	2.3	8.2	8.2	4.3	2.1	-4.9	-1.0	-0.6	-0.6	-0.1	-0.1			

註：出口數據包括轉口。

資料來源：基金組織《貿易流向統計》及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的統計資料。

V. 結論

本文研究了過去20年亞洲出口的趨勢。主要趨勢是日本與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系，特別是對中國內地的出口增加，及對歐美的已發展市場的出口減少。其減少對歐美的出口部分由對內地的出口所填補。這些轉變與亞洲經濟體系之間加強生產分工的情況一致，而這一點從半製成品貿易的增長可見一斑。

加強生產分工令亞洲經濟體系得以因專門化而受惠。Ng and Yeats (2003)指出「有證據顯示東亞的區內出口擴展方向，與比較優勢一致，當中並沒有顯著的被政策扭曲」。從區內的零件及部件貿易模式的分析可以證明這一點。內地及東盟等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似乎在加工及裝配業務方面具有「明顯」比較優勢。這些經濟體系向工資相對較高的亞洲經濟體系採購

部件的情況日益增加，而這些工資較高的亞洲經濟體系的比較優勢則轉移至生產及出口高增值部件方面。

區內貿易增長的其中一部分涉及貿易流向轉變。以往新興工業經濟體系及日本與區內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競相向區外已發展市場出口最終製成品。現在它們轉為集中向區內工資較低的經濟體系供應零件及部件，以進行加工及其後出口至區外。因此，儘管過去20年區內貿易大幅增長，亞洲經濟體系仍然高度倚賴區外需求，中國內地對區外需求的倚賴亦有所增加。對大部分經濟體系來說，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出口市場，但香港與台灣例外，因為它們與內地的貿易聯繫更為密切。

然而，中國內地在區內貿易流向的增長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內地經濟放緩引致區內其他經濟體系的出

口增長減慢，可能會對它們的經濟造成重大影響。至於影響有多大，將視乎經濟放緩的幅度以及所涉及的環節。若內地政府能成功令經濟軟著陸，並主要集中在內需環節，出口則繼續增長，那麼對區內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會有限。這反映亞洲仍然高度倚賴歐美的需求。當然，內地經濟放緩仍然可以透過其他渠道影響區內經濟增長，包括對全球原材料價格（及其對區內經濟體系出入口價格的影響）以及資產價格的變動，但這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

附件 1

中國對外貿易自由化

改革	措施
1978年以前	出口商向10至16家外貿公司供應固定數量的產品。有關數量按資助計劃進口及滿足國內生產不足而需要的水平，價格由政府釐定。外匯收益上繳中央銀行，任何出口虧損均由中央政府補貼。
1984 年的改革	- 減少強制出口的規劃至佔出口的六成，售價由外貿公司釐定，目標數量由生產企業決定。另外20%的貨值目標由省決定，其餘沒有任何規劃。 - 地方政府獲授權保留一部分外匯收益。
1988年	- 大幅減少強制出口規劃。 - 提高超越目標的企業的外匯留成比例。外匯收益可按官方匯率及掉期匯率的加權平均值售予國家外匯管理局。
1991年	取消強制出口規劃。
1994年	- 取消外匯留成制度。 1994年1月：匯率按當時的掉期匯率併軌，官方匯率下跌五成。
1992至1999年	- 減少非關稅的入口限制的數目。受配額及許可證限制的產品數目由1992年的1,247 項關稅項目，減少至1999年的261項，其中製造業的平均減幅最大。 1997年10月：關稅改革，將平均關稅大幅減至低於20%。 - 豁免加工貿易及涉及外商投資的關稅。在2000年的進口貨品中，其中的 60%免稅或獲調低關稅（中國海關當局）。
2001年12月	中國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程序。 影響： - 按照「最惠國待遇」原則就供應商實施非歧視措施。 - 取消非關稅貿易措施。 - 實施知識產權制度。 - 提高中國貿易制度的透明度及設立有關政府裁決的司法覆核程序（《加入議定書》）

資料來源：Ianchovichina and Martin (2001) 及 Zebregs (2004)。

附件 2

迴歸分析結果

$Export_{it} = \alpha_0 + \beta_1 ForeignDemand_{it} + \beta_2 ER_{it} + \beta_3 ChinaExports_{it} + \varepsilon_{it}$				
	方程式1 Ahearne et al. (2003) 東盟-4加新興工業經濟 體系的迴歸分析結果	方程式 2 固定效應估計 包括日本	方程式 3 隨機效應估計	方程式 4 SUR 估計
• 中國內地 實質出口增長	0.11 (0.08)	0.14 (1.58) **	0.08 (0.64)	
香港				0.06 (0.28)
印尼				-0.49 (-1.75) **
日本				0.18 (1.25) *
韓國				0.19 (1.21) *
馬來西亞				0.06 (0.28)
菲律賓				0.13 (0.46)
新加坡				0.24 (1.12)
台灣				0.16 (0.70)
泰國				0.36 (1.31) *
• 全球需求增長	3.13 (0.47)	2.06 (2.71) ***	1.64 (1.63) **	
香港				2.45 (1.43) **
印尼				-2.65 (-1.18) *
日本				1.42 (1.21) *
韓國				2.15 (1.55) **
馬來西亞				0.77 (0.45)
菲律賓				2.52 (1.04)
新加坡				3.03 (1.71) ***
台灣				3.56 (1.79) ***
泰國				1.68 (0.73)
• 實質匯率變動	-0.33 (0.10)	-0.28 (-3.34) ***	-0.74 (-8.03) ***	
香港				0.06 (0.37)
印尼				-1.01 (-5.65) ***
日本				-0.001 (-0.02)
韓國				-0.22 (-1.47) **
馬來西亞				-0.11 (-0.84)
菲律賓				-0.35 (-2.24) ***
新加坡				0.04 (0.22)
台灣				-0.32 (-1.08)
泰國				-0.40 (-1.34) *
• 上一期的應變數	0.02 (0.07)			

註： 1. 括號內數字為t-統計值。

2. 就Ahearne et al. (2003)而言，並沒有顯示經濟體系的固定效應。在SUR分析方面，本表並沒有顯示不同經濟體系的固定效應及虛擬變數的參數值。

3. 顯著性在10%、15%及25%水平分別以 (***)、(**) 及(*)表示。

資料來源：出口數據來自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及CEIC；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自《世界經濟展望》資料庫；匯率數據來自JP Morgan。

附件 3

有關數據的附註

1. 本文所採用的數據來自不同來源。我們採用出口而非進口數據來分析貿易流向，整體出口貨值則主要採用《國際金融統計》的數據。至於經濟體系之間的出口貿易距陣，我們就大部分經濟體系採用基金組織的《貿易流向統計》所載截至2002年的數據。關於2003年的數字，由於《貿易流向統計》中並沒有2003年的數據，因此我們採用來自CEIC資料庫個別經濟體系的出口增長率計算出口貨值（從CEIC及《貿易流向統計》估計以往幾年的增長率結果相若）。零件及部件的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至於我們的實證研究，資料來源見附件2的迴歸分析結果在表中的附註。
2. 《貿易流向統計》沒有按目的地分析台灣的出口資料，因此我們採用聯合國Comtrade資料庫內有關貿易夥伴自台灣進口的資料。我們留意到內地自台灣的進口與台灣對內地的出口（來自CEIC資料庫）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前者遠高於後者。我們認為這些數字可能包括一些運經香港的貨品（即香港的轉口貨品）。新加坡、泰國及韓國的差異則很小。
3. 除另有說明外，香港及新加坡的出口數據已包括轉口。

（參考資料見英文部分第24頁。）